

饮水园

薛冰



海豚出版社

饮 水 园

薛 冰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饮水园 / 薛冰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110-3477-9

I. ①饮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8871 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张 镛

封面设计: 杨小洲 闫 鸽
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 开 (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)
印 张: 5
字 数: 72 千
印 数: 1—6000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477-9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乔家饮水园不算难找。

出南市楼，自评事街迤逦北行，过笪桥，经木料市、大香炉、明瓦廊，由新街口转糖坊桥、故衣廊，当北门桥高高的桥弓跃入眼帘之际，也就望见了桥脚东南那座新粉的照壁，在阳光下白得有些耀眼。

周明山转过照壁，进门的时候，心底隐约闪过一个念头，就是这门墙虽经粉刷一新，却与花园不甚相称，好像大人戴了顶小帽子，太过简陋了些，

而且连个匾牌都没有，只在门侧花墙上，贴了一条黄纸，上面不清不白地写着五个颜体大字：“乔园饮水楼”。

也就是一转念的功夫，他一步跨入园内，眼前顿现豁然开朗之境。

迎门一面水池，方圆二三亩，清碧如镜，池边嵌以湖石，高下参差，似拙而巧；池中残荷数茎，游鱼轻漾，环池苍树绿竹，碎草闲花，于不经意间生发着野趣。绿荫掩映间，也有几座亭轩，最显眼的，是池北一楼，面水而立，坐北朝南，宽五楹，高二重，明秀庄严。楼檐下一方匾额，红漆底子，黑漆真书“饮水”二字，应该就是朱三爷约他相会的所在了。周明山虽是北京人氏，但做的是文玩生意，历年来下江南觅宝收货，苏州、扬州、徽州、杭州、上海，履痕处处，眼界开阔；就这金陵城中的几处名园，瞻园、东园、愚园、石巢园、万竹园，他也多曾寓目。他感觉这乔家花园中的秩序，好像与众不同，一时间却也来不及细作思量。

荷池当中，一座六角水亭，伸出湖石踏磴三条：一条往南，正冲着这园门，一条朝北，通向饮水楼前，一条东向通往乔家居宅内院的月洞门。饮

水楼和月洞门之间，有长廊相接。看那一派宅院，虽见出年深日久，依然檐脊精整，气韵飞扬，而这乔家花园内的饮水楼，竟已被辟为茶室，对外营业以牟微利，真是世事沧桑，人所难测。北人畏水，周明山不想走池中的石磴，遂沿着花树间的卵石小径，绕池左行。石径上以花色石子镶着一串吉祥图案，五福捧寿，三羊开泰，百事如意，太平有象，也不算稀奇，只路旁那几株合抱的槐树，总该有三四百年的根基，饮水楼前的两株参天银杏，只怕年岁更为长久。京中讥嘲新贵，有一句口号，叫“树小墙新画不古”，乔家就凭这几株老树，也就不愧为金陵世家。

早有茶房迎出门来，一身打扮新洁利落，连肩上搭着的白布手巾，都显着挺刮，仿佛戏台上的扮相。他虽看着客人眼生，仍客气地问候：“这位爷，是品茶，是会客？”

周明山在阶前立定，笑问：“贵处的朱三爷……”

“哦，是三爷的贵客——三爷正楼上候着！”这茶房显然得过朱三爷的知会，退开半步，躬腰伸手，让周明山进门。周明山在门前，略停一停，打

量这饮水楼的格局。楼下的五间房，并没打通，各自自由南面的隔扇门出入。居中这一间，八扇门立面皆分做三段，上方镂花格镶五彩玻璃，当腰绦环板嵌着黄花梨圆雕八仙过海故事，下方裙板上浮雕梅兰竹菊。进门，东西两壁挂着四轴山水条屏，笔墨浑厚苍劲，似是龚贤、樊圻一流；壁下各设一张高束腰大理石面檀木半桌，两张菱花瓷凳。贴后壁一条紫檀长几，上置一对青花人物大帽筒，看釉色不会晚于雍正，居中卧着一段三尺来长的木变石，围径倒有一尺多，癭瘤虬结，纹密如丝，质润如玉；壁上的刻漆画，横题“北门烟雨图”五个金字，画家未署名，只钐了一方朱印，年久泛黑，认不大清楚。梁间“江东清望”堂匾系阮云台手笔，两边抱柱联颇似赵搢叔，写的是：“与直谅多闻者友；好沉博绝丽之文。”

看上去，依然不失书香门第的气象。

后壁两侧各有小门。茶房推开东首小门，门后即是楼梯间。他一边指点周明山上楼，一边向楼上招呼：“乔吉，三爷的贵客到。”楼梯间壁上虽开着一扇六角明窗，光线还是有点暗，周明山立脚稍驻，才看清左右都有楼梯直上二楼，同样一身簇新

的乔吉已在东面楼梯折腰处迎候。楼梯之上，即是一条走廊，一排五间房的房门，都开在走廊里。走廊外装了板壁，壁上开着排窗，光洁明亮——夏日开窗可通风，冬日关窗可避寒。

东首头一间茶室内，朱三爷早听到动静，已经起身迎到门外，嘴里热络着，拱手把周明山朝房里让。

周明山一脚迈过门槛，就看见东山墙下的书卷头红木案上，立着一尊尺余高的青铜饕餮食人卣。他心中一动，脚下不由得就移向前去。朱三爷却没有在意，伸手挽住他的臂膀，直把他领向房间深处的八仙桌旁，让他上坐。周明山执意谦让，结果两人打横对坐了。周明山正好将那件古器留在了自己身后，也免得眼光总想朝那里溜。

乔吉这才近前来问：“贵客用什么茶？”

朱三爷笑道：“他们北方人，不会喝茶，只晓得花茶香。那都是花香，哪里还辨得出茶味。我今天要请周先生领教清茶的本色，你去拣那上等的碧螺春，沏一壶上来。”

周明山也笑着，应了一句：“碧螺春，去年三月在苏州见识过一回。现采现炒现泡，真真是吓煞

人香。”他居然还学说了半句苏州话，委婉地表示对茶并不外行。

周明山绵里藏针，朱三爷自不甘示弱，索性摆开了茶经：“其实碧螺春的香，还是有些浮艳的味道。要论清雅，当数狮峰龙井；论醇厚，则是黄山毛峰。说到品茶上，不惟茶要好，还要水好。我这饮水楼烹茶的水，都是从城南雨花台下，江南第二泉运来的。运水又不能用水车，怕木味串了水味，要用宜兴的紫泥坛子。其实茶具也是学问，什么茶该配什么器，都有说法。水温更要讲究——甚至于烧水的木炭，都有名堂……”

说话间，乔吉用黑漆托盘，捧了一壶一杯过来。壶是紫砂提梁，杯子却只是平常的白瓷杯。茶叶已经放在杯中，原来紫砂壶是盛开水用的。开水冲进茶杯，那形如螺尖的茶团，如美人春睡初觉，渐渐舒展腰肢，婷婷起立，翠袖轻扬，绿裙曼舞，而缕缕清香，早于无形中弥漫一室。不待入口，已沁心脾。

周明山不禁赞道：“三爷每日浸淫此间，可谓神仙过的日子。”

朱三爷说：“像我这种老客，也消受不起那等

细巧东西。我这壶中泡的，不过是六安瓜片，不中看，中吃，一壶能对付到下晚。”

乔吉插空子问：“三爷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朱三爷手一挥：“你去外面照应着吧，有事会喊你。”

待乔吉退出去，周明山才笑着说：“依拙见，要当得起这品茶二字，除了三爷适才所言茶、水、器上的讲究，还有两条也不可轻忽：一是人，二是境。”

朱三爷一怔，晓得棋逢对手，眼珠一转，拊掌笑道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才说北人不知饮，这就让我打嘴了！”

“乔家花园闹中取静，饮水楼明朗清雅，正是品茶读书的佳境。”周明山其实无意同朱三爷探讨茶经，借此一语，轻轻将话头拨转开去：“这乔家看上去，也还有钟鸣鼎食的气象，何以竟一至于此，在这藏书楼里，开起茶馆来了？”

“可不是钟鸣鼎食！两房里上下大小，加上佣工仆妇，又新添了这些茶房，见天总有七八十张嘴吃饭。”朱三爷感慨一番，才道及原委：“若说这开茶馆，倒也有两说。从光面上说，这金陵城里，经

长毛十年劫乱之后，城南的私家园林尚有几处，城北一带，能得人青睐的，就只有这乔园了。饮水楼虽有藏书楼之名，已无藏书楼之实，故而时有官绅士夫，慕名来借用饮水楼，聚亲族，会友朋，游园观景，诗赋唱和；甚至有商贾辗转相托借此地摆排场谈交易的。碍着官势人情，乔家既不能说一概不借，借给哪个不借给哪个就更是难免开罪于人；大开善门呢，则不胜其烦。且不说赔人工，贴茶水，只说乔园没有单开门，来人无论熟悉与否，皆从西院进出，隔三差五，结队成群，也搅得家宅不得安宁。借用者有懂道理的，临走时有意酬谢，那几两银子，也不好意思交到府上来，只能赏给服侍的下人，弄得乔家下人趋奉外人，反比本职事务格外尽心。凡此种种，诸多不便。故而乔家索性将饮水楼辟作茶室，明码标价，无论官绅商贾，不管聚会还是散客，一视同仁；又于园墙上，近北门桥路口另开一门，专供客人进出，家宅亦可稍得清静。”

周明山这才明白，适才所进园门，并非新粉刷，实是新开辟，所以不甚相称。

“若从实际而言，乔家上两代，虽说仕途不算十分顺畅，功名总是有的，故而能盘弄出如此一份

基业。到眼下这一代，只出了几位秀才公，朝廷这一废止科举，更绝了上进的前程。青春年少慕新潮，正好另做打算，下西洋的忙下西洋，上东洋的忙上东洋，至不济也要去上海念洋学堂，可哪一个能跨鹤而去？屁股底下都得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几位老成持家的长辈，眼看着进项要减，而开销反要增，不能不另为设法。这租地售茶，也算是新辟一项财源，积沙成塔，于家用亦不无小补。”

周明山也叹了口气，附和道：“废科举，兴新学，连我们做文玩生意的，只怕也不免要受些挫折。文人失了前程，哪还有心思顾及此等无用之物——三爷对乔家的事情，倒是十分清楚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北门桥朱家与乔家，已是三世通家之好。说句过分的话，乔家是我们朱家看着兴盛起来的。想当年，乔家二太爷在朱家做西席夫子，被我们老祖奶奶慧眼相中，多方照应，连带乔大太爷都跟着沾光；乔家两位太爷双双中举，打发报子的喜钱，都是朱家给备的，更不用说后来进京赶考的盘缠。我们老祖奶奶将小姑奶奶许配乔二太爷时，此地还是一片瓦砾场呢。”

“原来朱、乔二家如此交厚，有这样一节佳

话。”周明山与朱三爷，原在奇玩街的古董店里见过几面，说古道今，也还投缘，因听朱三爷悄悄说起，友人家有几件三代古器打算出让，不知虚实，今日应约前来，只当访友，并不作正经收货之想，到此地才猜到，有意转让古器的，可能就是这开茶馆的乔家。他既在金陵走动，对北门桥乔家自不会全无所闻，可朱三爷与乔家的关系，就不甚了了，所以乐得听朱三爷卖弄这些掌故。他抿一口茶，问道：“我看这园中的老树，总也有三五百年的光景，三爷怎么说百十年前，此地还是一片瓦砾场呢？”

“周先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老树固然做不得假，但这园中的老树，却是他人祖先所植。正应了古人言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”

周明山恍然：“原来乔家当年置下的，就是人家的旧园子。”

朱三爷就着壶嘴啜了一口茶，摇头晃脑道：“也不是置买的，只能说是白捡了个便宜。”

“这又教我糊涂了。想这金陵城中，地当通衢，如此繁华之处，偌大一片宅基地，岂是可以凭空捡得的？”

朱三爷道：“只因这块地，本是南明奸相马士

英的旧宅基。周先生博古通今，定然知晓，此马与阉党阮大铖相亲善，以拥立福王之功，遂得把持弘光朝政，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时有‘扫尽天下钱，填塞马家口’之谣，可谓天怒而人怨。及至本朝多铎大军南下，南明覆亡，马士英仓皇逃窜。金陵百姓恨不能消，遂纷涌至马府，把房舍园苑拆为一片瓦砾。人嫌马阮遗臭，此后二百年，竟不肯在此处建房，任由草木疯长，遂成市廛间一片荒芜。道光十二年，宣宗皇帝五旬万寿，以正科作恩科，广纳天下贤才；正科推迟一年举行，乔家文字辈的两位太爷，大太爷讳文秋，二太爷讳文烨，却于正科兄弟联捷，光耀江东，有‘一时机云’之誉，早先鸡鹅巷的华居，自然住不得了，要起造一座相称的进士府第，急切间偏觅不到合适的宅基。也是我们家太爷出主意，说这块地即有秽气，到此际也该发散尽了，不如就拿它派个用场。时人都称道此举，可谓化腐朽为神奇。”

“怪不得三爷如今肯屈尊，为乔家打理这些俗事。”

朱三爷一声叹息：“我不打理又怎么办？虎死不倒威，乔家无论内里如何，外头大面子不能不顾

着，总不成学那卓王孙，任由自家子弟当垆——况且开门卖茶，还只是个引子。有个人从中转寰，到底好看多了。朱某虽也是个不发迹的秀才，人家至多不过说我弃儒从商——这也是当今风气所尚，不能算是不出息。”

周明山情知朱家必然早已败落，这朱三虽还称着“爷”，其所作所为，也就是个傍大户的混混差事，还是宽慰他：“虽是生意行中，也不尽相同。不说我们文玩行，勉强算得件雅事；古往今来，儒商成大事业者，也不胜枚举。不过，这饮水楼开茶室，即便接待的都是豪门贵胄，又能有多少进益？只怕也还是杯水车薪。”

“所以我说，卖茶只是个引子。”朱三爷信手一挥，指着壁间的字画、案上的铜器：“这眼前所见，明是陈设，实图货卖。但有人看中，两相合宜，就可以易主。”

水到渠成。

周明山起身，转到红木案前，大大方方地打量起案上的青铜器。

卣，是常见的三代酒器，但做成动物或人物形象的就不是太多。这件饕餮食人卣，器形如怪兽踞坐，以两后爪与尾成三足鼎立，两前爪抱持一人，正待将人首送入张开的巨口。人体与兽相对，手扶兽肩，脚踏兽后爪上，头部似畏怯而稍侧。怪兽双目圆瞪，双耳尖竖，齿牙如锯如钩，锋利似刃，直

欲啗向人首，情勢危急，觸目惊心。橢圓形器口開在獸背上部，器蓋上立一小鹿，獸肩端裝有提梁。器身或飾雷紋，或飾雲紋，或飾鱗紋，或飾夔龍紋，或飾蛇紋，精工細作。通器呈黑色，獸背微泛翠綠，更增添了神秘詭異的色彩。周明山屈指輕彈，音聲悅耳，湊近器身，輕嗅得一縷土香。他握住提梁，稍稍上提，掂了掂分量，也正合他的估計。

周明山出師以來，行走江湖三十余年，過眼夏商周三代青銅器不下數百件，可造型制作如此瑰麗且品相上佳的珍器，還是第一次碰到。

越是如此，越是需要冷靜。周明山退後一步，舒氣寧神，這才感到，朱三爺的眼睛正釘在他的後背上。他不動聲色地轉回桌邊坐下，端起茶杯，細細地啜飲茶水，等朱三爺開口。

朱三爺果然沉不住氣，問：“依周先生的法眼，此物如何？”

周明山的視線，淡淡地飄向窗外，手指緩緩地轉動茶杯，故意輕描淡寫地說：“《呂氏春秋》有言，周鼎著饕餮，有首無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。此器雖有食人之象，但尚未入口，不尽相符。”

朱三爺的嘴角流出一絲冷笑：“在下以為，周